

地方感與環境行為意願之研究： 以卑南遺址公園及其周邊在地居民為例

林佳靜 許世璋*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摘要

過去有關地方感與環境行為或態度的研究大多以自然環境保護區為主，對於文化資產保護區的研究仍相當有限，因此本研究即是以具考古遺址的卑南遺址公園及其周邊在地居民為研究場域與對象。本研究主要探討：一、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二、不同背景居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之差異；以及三、地方意義、地方依附和環境行為意願之間的關係。研究設計採混合方法，先以質性訪談收集居民的地方意義內涵，接著發展量化問卷檢驗各變項間的關係。研究經分層抽樣共計回收有效問卷數325份，結果顯示：一、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有促進健康、深刻回憶、部落文化與考古遺址等四個面向。二、在居民背景變項部分，參與過園區活動的居民在所有面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都有顯著較高的認同度。三、促進健康、深刻回憶與部落文化面向的地方意義對地方依附有顯著的預測效果，考古遺址與深刻回憶面向的地方意義及地方依附則對於環境行為意願有顯著預測效果。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作者針對地方感未來研究與園區管理單位提出實務建議。

關鍵詞：地方依附、地方意義、環境行為意願、環境教育

壹、前言

1970年人文主義地理學家Tuan (1974, 1977)提出地方包含有個人對該地區的特定經驗、關係與知覺，而個人對地方的情感聯繫與依附感，是引發其關心與願意去保護地方的基礎。許多環境心理學研究(Halpenny, 2010; Rioux, 2011; Vaske & Kobrin, 2001)證實地方感能促進人們對環境的關心與投入環境行為的意願，這結果提供保護區在經營

管理上的參考。然而，國內外在地方感與環境行為或態度的研究大多以自然環境保護區為主，對於文化資產保護區的研究仍相當有限。卑南遺址公園為國內第一座考古遺址公園，這塊土地從史前至今，有千年的歷史與在地居民長久在此生活的軌跡，是一個兼具自然與文化特色的場域。因此，本研究將以卑南遺址公園及其周邊社區為研究區域，以彌補地方感研究在歷史文化場域的不足。

*通訊作者：許世璋，sjhsu@mail.ndhu.edu.tw

(投稿日期：民國109年4月16日，修訂日期：民國109年12月16日，接受日期：民國109年12月16日)

在地方感的相關研究中(Kudryavtsev, Stedman, & Krasny, 2012; Stedman, 2002; Wynveen, Kyle, & Sutton, 2012)，人們對地方的概念通常分為兩個部分：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與地方意義(place meaning)，地方依附指人與地方的連結或地方對人們的重要程度；地方意義則是人們對地方象徵意義的描述，能反映出地方的獨特性與價值。環境心理學有關地方感與環境行為、態度關係的研究，主要著重在地方依附，然而有些研究(Manzo & Perkins, 2006; Stedman, 2008)則指出地方依附是奠基於人們對地方的認知，人們之所以願意保護一個地方是因為該地方對其有重要意義。所以，瞭解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之間的關係及其對環境行為意願與態度的影響，將是本研究關切的重點。

地方意義來自於人們對地方的情感與經驗，同時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發展而改變(Gustafson, 2001; Manzo, 2005)，不同背景的人們對地方意義的認知會有所差異(Stedman, 2008)。因此，當深入瞭解人們地方意義的形成，以及不同背景居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差異，將有助於資源管理單位在建立社區關係與經營管理上的參考，但目前國內文獻有關地方意義的形成與影響卻極少探討，而這將是本研究探索的重點。

綜言之，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以及地方意義、地方依附和環境行為意願之間的關係，本文嘗試回答的研究問題如下：

- 一、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為何？
- 二、不同背景的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所感知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面向的地方意義是否能顯著預測地方依附？

四、不同面向的地方意義、地方依附是否能顯著預測環境行為意願？

貳、文獻回顧

Tuan (1977)指出「空間」(space)是無意義的場所，只有在人們透過生活經驗並賦予價值後，空間即變成為「地方」(place)。地方包含人們的感知與經驗，同時人們對地方的情感與依附感，會引發其關心並願意去保護地方(Tuan, 1974)。在環境心理學的研究中，地方感通常區分為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兩個部分，本研究首先回顧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內涵，之後再針對地方意義、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三者相互關係的文獻進行探討。

一、地方意義的內涵與發展

地方意義是人們對地方象徵意義的描述，能反映出地方的獨特性與價值(Stedman, 2002)。為進一步瞭解地方意義，Gustafson (2001)透過質性訪談研究提出地方意義形成的架構，包含自我(self)、他人(others)與環境(environment)三個面向及其相互的關係。其中，自我的面向是指地方通常具有高度的個人意義，例如：在個人生命軌跡中重要階段的記憶與經驗、對地方的情感、從事的相關活動與自我認同等。他人的面向是指地方會經由居民的特徵、特質與行為而被賦予意義，例如：移居西方國家的華人聚集地會被稱為中國城，這些意義常被視為人們為區分出「我們／這裡」與「他們／那裡」間差異的基礎。環境的面向是指地方的環境特徵、事件、歷史遺跡與公共設施等，例如：工業城鎮、農業地區等特徵。此外，自我、他人

與環境三個面向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是影響地方意義的重要因素，例如：自我對環境的認知與互動、居民在地方的居住型態、自我與居民群體在地方活動所建構的社會關係(如傳統、節慶與紀念日等)。而在Gustafson的研究中也發現四個地方意義的潛在特性：(一)鑑別性：地方意義通常具可辨識的區別性，例如：與其他地方在環境特徵或是地方居民特質的差異，區別特性不僅能呈現出地方的獨特性也包含能述說出這是一個什麼地方。(二)價值性：地方意義具有能評價地方的價值(好／壞)，這個價值能影響居民對地方的參與程度。(三)連續性：地方意義通常涉及時間的面向，包含居民與環境互動的生命歷程與重要事件。(四)改變性：地方意義具有持續演進特性，會因為特定事件與居民行動而產生新的意義。

為瞭解地方意義發展的過程，Manzo (2005)針對美國紐約大都會地區居民進行深度訪談，研究顯示地方意義的發展來自於人們對地方的情感與經驗，不只有正向的感受也包含負面的經驗。再者，Manzo也發現人們與地方的關係會隨著時間發展與改變，因此提出地方如同是一個「旅程」，過去的地方經驗會影響著此刻我們與地方的關係，透過不斷的互動累積不同的經驗，進而發展出與地方多面向的關係與意義，超越自然環境的邊界並連結個人的情感經驗。此外，Bugden與Stedman (2019)亦指出地方感並非總是停留在人們記憶中不變的地方樣貌，而是會隨著環境與社會脈絡，透過一次次短期的互動經驗，再與人們心中的記憶交織影響下所產生，因此認為地方感通常是受短期的接觸性記憶所影響。這也呼應了Massey (1997)所提出全球地方感的概念，地方不是時間上凍結的靜止事物，而是在不斷地與外界連結互動

的關係中，建構其獨特性的一個過程，而這些關係都將與地方所累積的歷史互動，產生出更深入的特殊意義。

人們對地方意義的描述，通常反映出該地方的自然環境特性，以及發生在此地的社會關係(Eisenhauer, Krannich, & Blahna, 2000; Kyle & Chick, 2007)。Spartz與Shaw (2011)針對居住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植物園周邊的在地環保組織成員進行訪談，為瞭解植物園對於他們而言的地方意義，以及他們對該區域地景變化的看法，研究發現植物園對他們而言有四個面向的地方意義，包含有「自然：會去享受豐富自然環境的地方」、「庇護所：可以遠離都市、獨處與感受平靜的地方」、「活動：是人們從事休閒與運動的地方」與「社會：園內的公共設施區域與發生在此的行為與事物」。另外，在Wynveen等(2012)對澳洲大堡礁國家公園遊客的訪談中發現，遊客對大堡礁國家公園的地方意義認知包含有美麗的景緻、荒野的環境、有豐富多樣的珊瑚與野生動物、有獨特豐富的自然資源價值、可從事休閒活動的地方、安全與可親近的地方、可探索學習的地方、與家人朋友相處的地方，以及逃離日常生活的地方等不同類型與功能性質的內涵，這些地方意義包含對公園自然環境特性的描述，以及個人與之互動後的詮釋。因此，不同地方經驗的民眾在地方意義的發展與認知會有所差異，Stedman (2008)針對美國威斯康辛州湖區居民的調查研究中即發現，只有特定季節才來此居住或其房屋是正面緊鄰湖泊的居民，比較會將鄰近的湖泊視為休閒與逃離日常生活的自然之地；但長年居住與房屋非正面緊鄰湖泊的居民，則較常會將其視為社區活動的地方。在國內的研究中，曾永平、陳雅慧與許義忠(2017)對太魯閣國家公園西寶與天祥地區

的居民進行訪談和參與觀察後發現，在地居民的地方意義與其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地方透過個人與集體的經歷或歷史事件被賦予意義，包含有重要的民生基礎設施、休閒與勞動的場域、童年遊戲場域與特殊記憶、信仰與文化認同、天然災害與地景改變……等。

綜觀上述文獻，地方意義除反映地方的環境特性外，還包含個人及其社會群體的地方互動經驗，不同背景的人們其地方意義的認知會有所差異。再者，地方並非一成不變，在時間與空間的演進過程中，也會影響人們的地方意義。這些關鍵的因素，將提供本研究在瞭解與建構地方意義內涵時的重要參考。

二、地方依附的內涵與發展

地方依附意指人與地方的連結或地方對人們的重要性程度(Stedman, 2002; Vaske & Kobrin, 2001)。有關地方依附的內涵，Scannell與Gifford (2010)描述地方依附是「人—地方—過程」三個元素互動組成的概念，人包含個人與文化群體；地方是人所依附的空間與特定環境等；而過程則為個人或群體與地方互動的心理現象(情感、認知與行為)。在許多地方依附的量化研究中，一般將地方依附區分為兩個面向：「地方依賴」(place dependence)，即地方滿足個人活動需求的功能性依附；「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即對地方的情感依附(Vaske & Kobrin, 2001; Williams, Patterson, Roggenbuck, & Watson, 1992; William & Vaske, 2003)。Trentelman (2009)則認為地方依附是包含生物、環境、心理與社會文化間相互連結的過程，有來自人們與地方的互動經驗，也有可能透過與他人的互動(例如：聽他人的記憶故事)而產生依附感。在Kyle, Graefe與Manning

(2005)或Raymond, Brown與Weber (2010)的研究中，對於地方依附的模式建構即增加了「社會連結」(social bonding)面向，強調人們在地方的社會關係與文化連結。

為瞭解人們在地方的活動型態對地方依附的影響，Kyle, Mowen與Tarrant (2004)針對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都市公園周邊居民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居民到公園從事健康休閒運動能促進其對公園產生依賴與情感的依附，許多會在此獨處尋找自我的民眾則反映出對公園具有情感的依附與認同感，而到公園參與在地自然與文化歷史學習活動的民眾，則會對地方產生認同感。另外，Scannell與Gifford (2017)為瞭解人們對於自己所依附的地方會有哪些心理效益，針對加拿大社區居民進行訪談，研究發現居民對於他們所依附的地方會有記憶、歸屬感、放鬆、正向的情感、活動支持、舒適安全、個人成長、自由、娛樂、連結自然、隱私……等心理效益，而其中「記憶」是最多居民會提到的內容，因為這些地方總能連結或能喚起他們過去的記憶。在國內的研究中，靳知勤與徐薇棋(2017)則是探討國中生對科學博物館與美術館的地方依附與忠誠度關係，研究發現男生對科學博物館的地方依附顯著高於女生，母親學歷的背景變項分別對兩個博物館的忠誠度都具顯著影響，而學生對博物館的地方依附程度越高，其忠誠度就越高。

綜合上述文獻，地方依附的內涵包含了人們對地方的情感、認知與行為等多元的概念，透過在地方的經驗(包含環境與社會關係的互動)，會對地方產生依附感與心理上的情感效益等。因此本研究採納Kyle等(2005)將地方依附的模式建構區分為「地方依賴」、「地方認同」與「社會連結」三個構面，以特別反映出人與地方的社會關係面向。

三、地方意義、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的關係

地方感包含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兩個概念，Stedman (2002)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調查研究中，在地居民對湖泊的地方意義可分為「逃避日常生活的自然之地」與「鄰近的社區活動地方」兩面向，進一步探究後發現這兩面向的地方意義都對居民的地方依附感有顯著正向的預測效果。另外，Wynveen等(2012)針對澳洲大堡礁國家公園的遊客所進行的調查，發現不管是對公園自然環境的描述(例如：美麗與荒野的環境、有獨特豐富的自然資源)，或是與環境互動後的詮釋(可從事休閒活動、與家人和朋友相處及逃離日常生活)等地方意義，都能提供其對地方產生情感依附的脈絡。因此研究指出當人們對地方抱持某種意義感時，會有特定的認知、情感與可能的行為反應，進而使其對地方產生較高的依附感。此外，該研究也發現認為大堡礁國家公園是「有原始荒野環境的地方」與「促進休閒活動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意義感的遊客，會有比較高程度的地方依附感。

人文主義地理學者(Relph, 1976; Tuan, 1974)提出地方感有助於正向環境態度與行為，這觀點在環境心理學的研究中獲得證實。首先在地方意義與環境行為關係的研究中，Stedman (2002)探究湖區居民對湖泊的地方認知、滿意度、依附與地方保護行為意願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地方意義是滿意度與地方依附的基礎，當地方依附與地方重要意義受威脅時，都會促進人們的地方保護行為。其中，研究也發現視湖泊為「逃離日常生活的自然之地」的人們會比視其為「社區活動地方」的人們會有較高的地方環境保護意願。另外，Brehm, Eisenhauer與Stedman (2013)針對美國新罕布夏州紐芬德湖的居民進

行調查，發現地方意義會影響居民對地方環境議題的關心，其中認為湖泊是「環境已受衝擊的地方」與「美麗的居家地方」這兩面向的地方意義，可預測對於「湖泊會因開發造成負面影響」與「湖泊水質生態」這兩個環境議題的關心程度，而「荒野地」的地方意義面向則對於「關心經濟發展可能衝擊水域管制法令」面向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另外有關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的關係，許多研究發現人們對地方的依附有助於促進環境行為(Rioux, 2011)與地方保護行動(Devine-Wright & Howes, 2010)。在Vaske與Kobrin (2001)針對參與在地自然保護行動方案的青少年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中，則進一步發現地方認同會中介地影響著地方依賴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因此認為透過在地方環境的持續活動能強化人們對地方的依賴，增進其對地方的情感認同，進而發展出正向的環境行為。同樣地，Halpenny (2010)在加拿大皮利角國家公園對遊客的調查研究中也支持地方認同的中介角色，研究也發現公園的遊客可能轉化他們對特定環境的依附與認同，進而影響其在日常生活中願意實踐環保行為的態度。其他國內的相關研究，曹勝雄與孫君儀(2009)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針對步道的登山客進行調查，研究發現登山客對陽明山的地方依附感會正向顯著影響其負責任的環境行為。不過，地方依附影響環境行為與態度的研究，多數以自然環境資源的保護區為研究區域，較少討論其他面向，如：社會與文化等對環境行為的影響，然而人們對於一個地方的依附與所懷有的意義感不只有生態意義，亦包括這個地方的文化與社會意義(Kudryavtsev et al., 2012)。在吳忠宏、林麗娟、鄭以苾、楊知衡與洪千雯(2016)的研究中即以具歷史文化特色的鹿港老街為研究場

域，探討遊客的懷舊情感與地方依附對負責任環境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懷舊情感會正向且顯著地影響地方依附，懷舊情感與地方依附亦會分別正向且顯著地影響負責任環境行為，因此，地方依附在懷舊情感與負責任環境行為間扮演部分中介角色。

綜合上述的文獻，地方意義可能會影響人們對地方的情感依附，再者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都會對於環境行為或在地環境議題的態度有著正向的影響。但在臺灣有關地方感與環境行為關係的研究主要以地方依附的探究所主，鮮少探討地方意義與環境行為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即是以具考古遺址的卑南遺址公園及其周邊在地居民為研究場域與對象，提出居民的地方意義會正向顯著預測地方依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亦會正向顯著預測環境行為意願的推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域與對象

本研究區域卑南遺址公園(含周邊區域之現今臺東火車站、月形石柱與國本農場等)是卑南遺址所在地，1980年因火車站工程使地表下遺址被揭露並造成破壞，故徵收保留尚存的遺址範圍，1983年起卑南遺址公園開始籌建並於2002年正式對外開放，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所管轄。卑南遺址是史前卑南文化的代表性遺址，此外，透過考古發掘研究卑南遺址的文化內涵，包含有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富山文化與卑南文化，以及金屬器時代的三和文化等文化層序，為臺灣重要的史前遺址之一(李坤修，2015)。而在鄰近卑南族南王部落族人的口傳故事中，相傳居住在卑南遺址(現今考古現場與月形石柱一帶)上的為阿美族拉拉鄂斯部落族人，南王

部落的祖先曾與其爭鬥，後來拉拉鄂斯部落遭遇天災遷走而留下了許多石柱，這些石柱密布的區域也被南王部落族人視為禁忌之地(陳俊男，2015)。另外，園區內許多土地在籌建徵收前曾是部落族人生活與農作的地方，有許多傳統的地名與空間記憶。館方自2010年起開始與族人合作，在園區內建造部落傳統建築與種植展示相關的植物文化，在長期互動下，部落許多祭儀逐漸移至園區舉行，同時也推動許多結合原住民傳統知識的文化推廣與展演活動。此外，園區有豐富的史前文化及自然環境生態，是東部地區重要的社會教育場所，而開放的戶外環境也是附近社區民眾時常在此活動與休閒的場域。

南王社區鄰近卑南遺址公園，是1929年日治時期政府將原居住在卑南一帶的卑南族人遷徙至此所建立的社區，光復後逐漸有漢人移入此區，1970年以後漢人居住人口數已逐漸超越原住民人口，形成一個原漢混居的社區。本研究以南王社區居民為主，為瞭解在地社區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一帶的地方意義、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意願，研究訪談與問卷發放對象為社區內20歲以上的居民為主。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內涵，以及不同面向的地方意義、地方依附和環境行為意願之間的關係，在研究設計上採混合研究(mixed-method research)中的序列探索式設計(sequential exploratory design)，先進行質性研究後，再以質性的結果來幫助發展量化的部分(宋曜廷、潘珮妤，2010；Hanson, Creswell, Plano Clark, Petska, & Creswell, 2005)。本研究第一階段以質性訪談方式，收集在地居民對公園地方意義的內涵並統整相關主題以利發展量

化問卷；第二階段則透過量化問卷調查，瞭解不同面向的地方意義、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意願的關係。

(一)第一階段：地方意義的質性訪談

1. 抽樣方式與半結構式訪談

為瞭解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訪談樣本先選取對公園比較熟悉與具影響力的居民(例如：會來公園從事活動、曾是過去的地主、在社區長久居住並瞭解公園歷史故事，以及社區領袖如里長、部落主席等)，同時也會考量各年齡與族群別的選取分布，在沒有新的資料出現後即停止抽樣。最後共有18位社區在地居民接受訪談，受訪者年齡在20～80歲之間(平均53歲)，其中，男性10位、女性8位；族群別為原住民10位、非原住民8位；年齡分布為20～39歲5位、40～59歲6位、60歲以上有7位。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質性訪談瞭解在地居民對公園的地方意義，而地方意義通常包含有人們對地方的描述及發生在此的社會關係。因此，本研究參考Wynveen等(2012)規劃的二個訪談主題，訪談的題目亦參考相關地方意義質性研究(Manzo, 2005; Spartz & Shaw, 2011)進行設計，詳如表1所示。

2. 訪談資料分析

在訪談資料分析前，本研究先針對訪談

資料來源進行編號，依照「時間-類別編號-性別」處理，例如「20160823-A01-F」即為2016年8月23日的訪談資料；A類別為原住民、NA類別為非原住民，A01即為編號1號之原住民受訪者；最後F為女性、M為男性。之後，本研究團隊針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內容進行文本分析比對、討論與分析，歸類時必須確保類別彼此間具備相斥性(例如：「深刻回憶」著重於受訪者親身在地地方經歷的過去生活經驗，而「部落文化」則著重於社區內卑南族人在這地方的傳說與歷史故事，以及現在成為族人們每年會來舉行祭典儀式的(地方)，且能回應過去文獻，並能兼顧本研究以遺址公園和在地居民為場域與對象的特殊性。最後歸納出四個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地方意義的面向，各面向的定義內容說明如表2。為考驗編碼者間內容分析的一致性，根據兩位編碼員的編碼分類，相互同意度(intercoder agreement)為0.92，交互評分者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為0.96，顯示本研究的内容分析具備高度的一致性。

(二)第二階段：量化問卷

1. 問卷內容設計與抽樣

本研究第二階段的問卷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包含地方意義、地方依附、環境行為意願與背景變項。各部分的題數與內涵如下。

表1：地方意義訪談題目設計

訪談主題	訪談題目設計	對應訪談的結果
對公園環境特性的描述及內心覺得重要，或有意義的地方。 當想到公園時，內心會有的想法、感受、記憶及和該地方的關係。	1.請簡單描述你所認識的卑南遺址公園？	有考古遺址的地方。
	2.在卑南遺址公園有沒有你內心覺得重要、有意義或深刻回憶的地方？	是童年玩耍、共同深刻回憶的地方。
	3.卑南遺址公園對你而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有神話傳說與禁忌的地方。
	4.你最常去卑南遺址公園做什麼活動？	從事運動休閒、紓壓、放鬆的地方。

表2：本研究地方意義的各面向內容

面向	內容說明	問卷題目設計範例
促進健康	指受訪者到目前為止，持續會到公園從事相關的活動(例如：運動休閒、享受自然、家庭活動與紓壓放鬆等)，反映出公園對其而言，具有能促進身體、精神及社會生活的全人健康價值。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運動休閒活動的地方。
深刻回憶	指受訪者過去曾在公園有過的重要生活經驗與回憶，而這些創造回憶的過去經驗已經無法再經歷，僅能存於回憶中，因而公園對其而言是具有深刻回憶與緬懷過去的價值(例如：童年玩耍、過去農作的生活經驗)。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童年玩耍的地方。
部落文化	指受訪者(包含原住民與非原住民)認知公園有社區內卑南族人過去的傳說與歷史故事，以及現在已成為族人們每年會來舉行祭典儀式的地方，反映出公園對其而言具有現生卑南族部落文化的價值(例如：舉行部落祭典、具有神話傳說與部落歷史等)。	對我而言，卑南遺址公園是舉行部落祭典儀式的地方。
考古遺址	指受訪者認知公園地底下具有千年以上的史前考古遺址，同時管理單位亦推動相關遺址保存與教育活動，反映出公園具有史前考古遺址保存與推廣的價值(例如：考古遺址保存與教育等)。	我覺得卑南遺址公園是一個有考古遺址的地方。

(1) 地方意義：主要來自第一階段質性訪談結果所發展出居民對公園的13個看法，以此作為連結地方意義的調查題項，並歸納出四個主題構面「促進健康」、「深刻回憶」、「部落文化」與「考古遺址」(如表3)。

(2) 地方依附：本研究採納Kyle等(2005)將地方依附的模式建構區分為地方依賴、地方認同與社會連結三個構面，共九題(如表4)。

(3) 環境行為意願：是指居民行使有利於卑南遺址公園的環境行為意願，主要參考相關文獻(鄒佩琪、許世璋，2009；Halpenny, 2010)的環境行為意願量表而設計，內容包含環境管理、消費者／經濟行為、說服、政治行動、法律行動等五類，共10題(如表5)。

(4) 背景變項：依據本研究目的與前人研究，背景變項包含性別、族群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時間、到卑南遺址公園活動的頻率、是否曾參與卑南遺址公園管理單位所舉辦的活動等。

量表的設計除基本資料外，其餘三個部分均使用五點李克特式量表(5 Likert-type scale)，受試者對各題的敘述答以「非常同意(願意)」、「同意(願意)」、「普通」、「不同意(願意)」、「非常不同意(願意)」，並依序給予5至1不等的分數。本問卷初稿完成後，先由三位專家(二位環境教育專長的研究人員，一位在地文化教育專長的研究人員)來評定問卷的表面效度與內容效度，並於2018年12月在社區隨機抽樣61位居民施行預測，再根據專家與居民的意見加以修正，問卷始定稿。

本問卷調查期間，為求問卷回覆品質，採一對一方式填答，由二位接受過訓練的居民擔任問卷調查員，其中一位是30歲的在地原住民青年，調查對象以社區原住民為主，能與部落長輩以卑南族語溝通；另一位為65歲非原住民的社區家庭主婦，調查對象以社區非原住民為主，能說流利的閩南語，二位調查員針對年長者方面皆能排除在地語言上的問題。本研究的對象為南王社區20歲以上的居民(2018年6月底20歲以上人口數約2,000人)，樣本數在95%信賴水準，允許誤差5%之

表3：地方意義的題項與 α 值

構面與題項	<i>M</i>	<i>SD</i>	α
促進健康	4.21	0.52	.77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運動休閒活動的地方。	4.19	0.72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接觸自然、享受自然的地方。	4.36	0.63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放鬆舒壓的地方。	4.22	0.64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從事親子活動的地方。	4.09	0.75	
深刻回憶	3.84	0.75	.71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童年玩耍的地方。	3.67	1.10	
我在卑南遺址公園有許多生活記憶。	3.95	0.86	
我與家人(或朋友)在卑南遺址公園有許多共同深刻的經驗。	3.89	0.84	
部落文化	3.81	0.75	.73
對我而言，卑南遺址公園是舉行部落祭典儀式的地方。	3.66	1.03	
我覺得卑南遺址公園是一個有神話傳說與禁忌的地方。	3.58	0.97	
卑南遺址公園是一個有部落歷史文化的地方。	4.19	0.75	
考古遺址	4.21	0.62	.77
我覺得卑南遺址公園是一個有考古遺址的地方。	4.22	0.76	
我覺得卑南遺址公園是一個保護遺址的地方。	4.16	0.78	
我覺得卑南遺址公園是一個提供史前文化教育的地方。	4.23	0.71	

表4：地方依附的題項與 α 值

構面與題項	<i>M</i>	<i>SD</i>	α
地方認同	3.68	0.67	.80
我覺得卑南遺址公園是我生命歷程中的一部分。	3.52	0.85	
我對卑南遺址公園有很深的情感。	3.73	0.78	
卑南遺址公園對我而言是很特別的地方。	3.80	0.77	
地方依賴	3.56	0.72	.76
相較於其他地方，我在卑南遺址公園能獲得更多的滿足。	3.60	0.82	
卑南遺址公園是我從事喜愛活動時最好的地方。	3.80	0.82	
我在卑南遺址公園所從事的活動，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	3.28	0.97	
社會連結	3.78	0.65	.80
參加在卑南遺址公園舉辦的社區活動，能建立起我和朋友之間的友情，進而加深了我與這地方的連結。	3.72	0.77	
在卑南遺址公園活動，能使我與家人(或朋友)的關係更親近。	3.85	0.77	
卑南遺址公園有許多我與家人(或朋友)的美好回憶。	3.77	0.76	

下，需要322份問卷(Krejcie & Morgan, 1970)。抽樣方式採分層抽樣，首先以本社區居民族群比例(原住民與非原住民比例約4:6)分配，預計原住民130份、非原住民230份，另本社

區原住民族群以卑南族為主，占原住民總人口數70%以上，其餘移居至本社區各原住民族群皆在15%以下(臺東縣臺東戶政事務所，2018)，同時社區內相關部落祭儀仍以卑南族

表5：環境行為意願的題項與 α 值

題項	<i>M</i>	<i>SD</i>	α
你願意「在園區活動後，隨手整理環境不留下垃圾嗎？」	4.43	0.64	.87
你願意「利用空閒時間，到園區擔任志工協助文化資產與自然環境的保護嗎？」	3.47	0.81	
你願意「接受因文化資產與自然環境保護的需要，而限制部分你在園區內活動的區域嗎？」	3.72	0.93	
你願意「參與園區舉辦之文化資產與自然保護相關的推廣活動嗎？」	3.74	0.75	
你願意「付費或捐獻來支持園區推動文化資產與自然環境保護的工作嗎？」	3.36	0.83	
你願意「鼓勵或說服他人，在園區活動後，隨手整理環境不留下垃圾嗎？」	4.28	0.60	
你願意「鼓勵或說服他人，向有關單位檢舉可能破壞園區文化資產或自然環境的行為嗎？」	4.03	0.70	
你願意「參與保護園區文化資產與自然環境的遊行或請願活動嗎？」	3.43	0.85	
你願意「以信件或電話籲請民意代表／政府官員支持保護園區的文化資產與自然環境嗎？」	3.71	0.78	
你願意「向有關單位檢舉可能破壞園區文化資產或自然環境的行為嗎？」	3.96	0.63	

文化活動為主，因此，本研究不細分各原住民族群，只要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即歸類為原住民。之後根據社區內南北兩個地理區位平均分配樣本數(每個地區位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皆各半)。本研究共發出360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35份，有效問卷數為325份。

2. 問卷內部一致性分析

本研究問卷信度分析依Cronbach's α 係數驗證，地方意義 α 值為.87(各構面 α 值介於.71~.77間)，地方依附 α 值為.90(各構面 α 值介於.76~.80間)，環境行為意願 α 值為.87，顯示本問卷信度是可接受，詳細數值如表2~4所示。

3. 量化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以IBM SPSS Statistics 25.0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首先為瞭解不同背景的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地方意義的差異，進行 t 檢定或單因子變異性分析。之後對於不同面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進行皮爾森相關性分析，以瞭解各變項間的相關性。最後，本研究以強迫進入法進行迴歸分析，探討不同面向的地方意義對於地方依附的預測能力，以及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對於環境行為意願的預測能力。

肆、研究結果

一、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

卑南遺址公園過去曾是社區內原住民族人生活的地方，因火車站開發造成史前遺址的搶救與發掘，後來為了遺址現地保存的需要，徵收居民土地成立卑南遺址公園。在此脈絡下，對於南王社區的居民而言，公園這塊土地可能包含過去的歷史、回憶及現在的生活經驗，有著多元豐富的地方意義內涵。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分析後發現，在地居民對園區的地方意義包含「促進健康」、「深刻回憶」、「部落文化」與「考古遺址」四個主題面向，各主題的內容詳述如下。

(一)促進健康

卑南遺址公園並未設置圍籬，是開放空間，有廣闊的草坪、茂密的原生樹林及豐富的自然生態，開放至今已近20年，對鄰近的社區居民而言，這裡是他們現在平時會去運動休閒、紓壓放鬆與享受自然的地方。有幾位受訪者說：

樟：「這裡是我們很常去運動休閒

的地方，我的父母親幾乎每天早晚都去，對我們而言公園是一個運動休閒的地方。」(20160823-NA01-F訪談紀錄)

蕎：「這裡現在還保有自然的山林環境，讓我來到這裡會感到很舒服自在。」(20160826-A06-M訪談紀錄)

亮：「我平時很喜歡在公園賞鳥與拍攝鳥。」(20160920-NA08-M訪談紀錄)

(二)深刻回憶

公園成立前曾經是在地原住民農作的地方，許多年長的部落族人都有在此生活與農作的經驗記憶。在公園成立之後，雖然這裡已經不再是部落族人的農作之地，不過由於園區是開放性空間，因此這裡仍是社區居民小時候會到訪遊戲的地方。這塊土地雖然環境產生改變(從農地到公園)，但對於不同世代的原住民族人及後來遷入的非原住民居民而言，包含有：1.童年玩耍的地方。2.有著過去農作記憶的地方。受訪者回憶說：

郡：「小時候媽媽會帶我去公園玩、放風箏，參加園區辦理的活動。」(20160916-NA07-M訪談紀錄)

光：「公園入口處曾是我家的地，以前常跟老人家去田裡，有時幫忙，有時玩耍。最懷念以前跟老人家在這裡的時光，煮野菜湯、睡午覺，這裡是充滿回憶的地方。」(20160829-A07-M訪談紀錄)

(三)部落文化

在社區長久居住的長輩們，不分族群大多知道公園過去曾是在地原住民族人的土地與農作活動的地方，這裡有過去的歷史與傳說故事。過去部落老人家會告誡年輕人夜晚不要靠近這裡，但在時空的變遷與頻繁互動下，對部落青年而言，並不會視公園為禁忌之地而是會覺得這裡是一個有部落歷史故事的地方。此外，園區管理單位自2010年起開始與部落族人合作推動原住民在地知識保存、復振與推廣，部落許多祭儀也逐漸移至園區舉行，至今已將近10年。因此，對於許多社區居民而言，不論族群，都理解這裡已經是在地原住民部落舉辦傳統祭典的地方，也是部落青年認識傳統自然知識的學習場域。幾位受訪者說：

文：「這裡有部落的傳說故事，雖然長輩有說晚上少去公園一帶，但是我們並不會把這裡視為禁忌之地，可能是我對公園並不陌生，也不會害怕，因此，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有歷史故事的地方。」(20160825-A04-F訪談紀錄)

翔：「當部落周邊土地一個個被開發，過去舉行祭典的場地也逐漸消失，讓我很感傷。還好因為這幾年園區管理單位與部落互動密切，許多祭典改到公園辦理，這裡現在已是部落文化展現的地方。」(20160826-A05-M訪談紀錄)

船：「我雖非原住民，但我認知卑南遺址公園現在也是部落辦祭典活動的地方。」(20160831-NA06-M時任里長訪談紀錄)

(四)考古遺址

1980年臺東火車站新建工程，揭露地表下數千年的遺址並造成嚴重破壞，經考古搶救後發現這裡是一個重要的史前聚落遺址，之後保留未經破壞處規劃遺址公園作為現地保存展示場所，並於2002年對外開放。因此，對社區年長居民而言，會因遺址地表上露出的文物或車站工程，認知這裡地底下有遺址及其重要性；而年輕的居民則因公園的成立與推廣，不僅認知公園是遺址保存與教育推廣的地方，亦認同遺址的價值(卑南遺址目前獲文化部遴選為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有幾位受訪者說：

立：「我從小看著這些考古遺物長大，都在旁邊玩耍。我覺得卑南遺址是最在地的文化。」(20160830-NA05-M訪談紀錄)

樟：「我們知道這裡地底下有考古遺址，也因為有遺址才会有遺址公園的成立與建設。」(20160823-NA01-F訪談紀錄)

如：「卑南遺址公園現在是一個很好的社教場所，在這裡進行環境與遺址教育。我認為卑南遺址未來應該要成為世界遺產。」(20160823-A01-F訪談紀錄)

二、不同背景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所具備的地方意義之差異

(一)受訪居民的背景資料概述

本次回收的有效問卷中，原住民比例為34.8%，非原住民比例為65.2%，其他的基本資料統計結果如表6，男女比例大約各半，年齡以20～39歲(40.3%)居多，教育程度以專科或大學占大多數(43.1%)，居住時間則以20～39年(45.8%)居多。本次受訪者有一半以上的

居民一年中到公園的頻率是在10次以下，有六成以上的民眾沒參加過公園舉辦的活動。

(二)居民背景變項對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差異性分析

根據表7所示，曾經參與過公園活動的居民，在所有面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都顯著高於沒有參與過公園活動的居民，效果量(d)介於0.31～0.52，屬於小至中的效果。而

表6：受訪者基本資料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67	51.4
女	158	48.6
年齡		
20～39歲	131	40.3
40～59歲	115	35.4
60歲以上	79	24.3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61	18.8
高中(職)	107	32.9
專科或大學	140	43.1
研究所及以上	17	5.2
族群		
非原住民	212	65.2
原住民	113	34.8
居住時間		
20年以下	74	22.8
20～39年	149	45.8
40年以上	102	31.4
到公園的頻率		
1年10次以下	191	58.8
約1個月1次	48	14.8
約1週1次	52	16.0
幾乎每天	34	10.5
是否參與過公園的活動		
是	122	37.5
否	203	62.5

在不同族群別間，原住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所有面向的平均值皆高於非原住民，除了「促進健康」主題的地方意義無顯著差異外，其餘皆顯著高於非原住民，效果量(d)介於0.28 ~ 0.72，屬於小至中效果(詳見表8)。

根據表9所示，不同居住時間的居民在「促進健康」面向的地方意義與「社會連結」面向的地方依附有顯著差異，經Tukey事後比較可發現，居住時間20 ~ 39年間的居民在「促進健康」面向的地方意義與「社會連結」面向的地方依附明顯高於居住時間40年以上的居民；20年以下的居民僅在「促進

健康」面向的地方意義明顯高於居住時間40年以上的居民，效果量(η_p^2)介於0.02 ~ 0.05，屬於小效果。另外，不同到訪公園頻率的居民，分析結果如表10所示，地方依附所有面向及「促進健康」、「深刻回憶」兩個面向的地方意義有顯著差異，經Tukey事後比較可發現，1週到訪公園1次的居民在「促進健康」與「深刻回憶」面向的地方意義明顯高於1年到訪10次以下的居民，幾乎每天到訪的居民只在「促進健康」面向的地方意義有明顯高於1年到訪10次以下的居民；另外在地方依附方面，1週到訪1次的居民在所有面向都

表7：是否曾參與過公園活動的居民對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之 t 檢定

構面	<i>M (SD)</i>		<i>df</i>	<i>t</i>	<i>p</i>	效果量(<i>d</i>)
	是(<i>n</i> = 122)	否(<i>n</i> = 203)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4.31 (0.48)	4.15 (0.54)	323	2.68	.008	0.31
深刻回憶	4.07 (0.67)	3.69 (0.77)	323	4.50	< .001	0.52
部落文化	4.02 (0.71)	3.68 (0.74)	323	3.99	< .001	0.47
考古遺址	4.34 (0.57)	4.12 (0.63)	323	3.13	.002	0.36
地方依附						
地方認同	3.88 (0.67)	3.56 (0.65)	323	4.26	< .001	0.49
地方依賴	3.73 (0.76)	3.46 (0.67)	323	3.42	.001	0.38
社會連結	3.94 (0.63)	3.68 (0.64)	323	3.49	.001	0.41

表8：不同族群別的居民對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之 t 檢定

構面	<i>M (SD)</i>		<i>df</i>	<i>t</i>	<i>p</i>	效果量(<i>d</i>)
	非原住民(<i>n</i> = 212)	原住民(<i>n</i> = 113)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4.20 (0.52)	4.23 (0.53)	323	-0.52	.605	
深刻回憶	3.66 (0.71)	4.17 (0.72)	323	-6.08	< .001	0.72
部落文化	3.64 (0.70)	4.12 (0.74)	323	-5.73	< .001	0.67
考古遺址	4.15 (0.62)	4.32 (0.60)	323	-2.37	.018	0.28
地方依附						
地方認同	3.57 (0.64)	3.90 (0.68)	323	-4.30	< .001	0.50
地方依賴	3.50 (0.65)	3.70 (0.81)	323	-2.42	.016	0.28
社會連結	3.68 (0.61)	3.96 (0.68)	323	-3.74	< .001	0.44

表9：居住時間對於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差異性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p	效果量(η_p^2)	事後比較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組間	4.08	2	2.04	7.74	.001	0.05	A, B > C
組內	85.05	322	0.26				
總和	89.14	324					
深刻回憶							
組間	1.26	2	0.63	1.12	.328		
組內	181.76	322	0.56				
總和	183.03	324					
部落文化							
組間	1.17	2	0.59	1.05	.352		
組內	180.13	322	0.56				
總和	181.30	324					
考古遺址							
組間	2.10	2	1.05	2.79	.063		
組內	121.33	322	0.38				
總和	123.44	324					
地方依附							
地方認同							
組間	0.88	2	0.44	0.97	.379		
組內	145.26	322	0.45				
總和	146.14	324					
地方依賴							
組間	0.52	2	0.26	0.51	.603		
組內	165.12	322	0.51				
總和	165.64	324					
社會連結							
組間	2.85	2	1.42	3.46	.033	0.02	B > C
組內	132.54	322	0.41				
總和	135.38	324					

註：A：20年以下， $n = 74$ ；B：20～39年， $n = 149$ ；C：40年以上， $n = 102$ 。

明顯高於1年到訪10次以下的居民，在「地方認同」與「社會連結」面向也明顯高於1個月1次的居民，效果量(η_p^2)介於0.02～0.07，屬於小至中效果。

三、地方意義、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意願間的關係

(一)影響地方依附的預測變項

表11顯示，地方依附與其他四個面向的地方意義間均達到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度

表10：到公園頻率在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差異性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p	效果量(η_p^2)	事後比較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組間	4.38	3	1.46	5.53	.001	0.05	C, D > A
組內	84.76	321	0.26				
總和	89.14	324					
深刻回憶							
組間	5.04	3	1.68	3.03	.030	0.03	C > A
組內	177.98	321	0.55				
總和	183.03	324					
部落文化							
組間	3.96	3	1.32	2.39	.069		
組內	177.34	321	0.55				
總和	181.30	324					
考古遺址							
組間	1.56	3	0.52	1.37	.252		
組內	121.88	321	0.38				
總和	123.44	324					
地方依附							
地方認同							
組間	10.04	3	3.35	7.90	< .001	0.07	C > A, B
組內	136.09	321	0.42				
總和	146.14	324					
地方依賴							
組間	4.05	3	1.35	2.68	.047	0.02	C > A
組內	161.59	321	0.50				
總和	165.64	324					
社會連結							
組間	8.88	3	2.96	7.51	< .001	0.07	C > A, B
組內	126.50	321	0.39				
總和	135.38	324					

註：A：1年10次以下， $n = 191$ ；B：1個月1次， $n = 48$ ；C：1週1次， $n = 52$ ；D：幾乎每天， $n = 34$ 。

由高到低為：「深刻回憶」($r = .64$)、「促進健康」($r = .57$)、「部落文化」($r = .48$)、「考古遺址」($r = .40$)。地方意義四個主題面向彼此之間亦達到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在($r = .37 \sim .71$)間。另外，迴歸分析(表12)顯示，

影響地方依附的地方意義預測變項，除了「考古遺址」面向外，其餘面向皆對地方依附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預測強度依序為「深刻回憶」($\beta = .40$)、「促進健康」($\beta = .30$)、「部落文化」($\beta = .19$)，而調整後的 R^2

表11：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相關

構面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深刻回憶	部落文化	考古遺址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深刻回憶	.53***			
部落文化	.37***	.52***		
考古遺址	.49***	.40***	.71***	
地方依附	.57***	.64***	.48***	.40***

註：*** $p < .001$ 。

表12：影響地方依附的迴歸分析

自變項： 地方意義	依變項：地方依附		
	<i>B</i>	<i>SE</i>	β
促進健康	0.35**	.06	.30**
深刻回憶	0.33**	.04	.40**
部落文化	0.16*	.05	.19*
考古遺址	-0.05	.06	-.05
常數	0.55*	.21	
R^2	0.51		
Adjusted R^2	0.50		
<i>F</i>	82.12**		
<i>df</i>	(4, 320)		

註：* $p < .01$, ** $p < .001$ 。

高達.50。本結果可發現，居民在卑南遺址公園從事相關活動(如：童年玩耍、休閒運動與文化祭典等)的經驗記憶，以及公園具有群體社會文化的意義(如：部落歷史與傳說等)，能影響其對公園的地方依附感。

(二)影響環境行為意願的預測變項

將四個面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納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表13)，影響環境行為意願的變項為「深刻回憶」與「考古遺址」面向的地方意義及地方依附，其中地方依附有較高的正向預測效果($\beta = .45$)，其餘依序為地方意義的「考古遺址」($\beta = .16$)與「深刻回憶」($\beta = .15$)面向，而調整後的 R^2 達到.43。

表13：影響環境行為意願的迴歸分析

自變項： 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	依變項：環境行為意願		
	<i>B</i>	<i>SE</i>	β
地方意義			
促進健康	-0.07	.06	-.07
深刻回憶	0.11*	.04	.15*
部落文化	0.06	.05	.09
考古遺址	0.13*	.05	.16*
地方依附	0.38**	.05	.45**
常數	1.53**	.19	
R^2	0.44		
Adjusted R^2	0.43		
<i>F</i>	49.08**		
<i>df</i>	(5, 319)		

註：* $p < .05$, ** $p < .001$ 。

本結果可發現，居民的地方依附感、對公園具考古遺址的認知以及在公園活動後留下深刻回憶的經驗，會對其產生環境行為意願有顯著影響。

伍、討論

一、地方意義的形成與建構

地方意義是人們對地方象徵意義的描述，不只反映出該地方的獨特性，也包含發生在此地的社會關係(Eisenhauer et al., 2000; Kyle & Chick, 2007; Stedman, 2002)。在本研

究質性訪談中發現，對於在地居民，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包含有「促進健康」、「深刻回憶」、「部落文化」與「考古遺址」這四個主題面向的概念。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在這四個主題的地方意義內涵中，有兩個重要的特性值得深入探討，詳述如下。

(一)從人地互動經驗中所發展的地方意義

地方意義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能被個人及其群體所創造。公園過去曾是社區原住民的土地，當時並非是公有開放的空間。之後因遺址的保存所需，政府徵收這塊土地成立遺址公園並對外開放。經過將近20年後，在本研究質性訪談中，許多受訪者表達這裡是他們現在會去運動休閒、紓壓放鬆與享受自然的地方，居民透過與公園環境的互動，進而發展出公園對居民而言具有「促進健康」的地方意義；再者，因遺址的發掘與公園的成立，居民透過與公園環境及園區管理單位的互動後，能認知這裡是遺址保存與教育推廣的地方，逐漸產生「考古遺址」的地方意義。這兩個主題面向的地方意義在量化問卷結果中獲多數在地居民的認同，各題項的平均值皆在4以上(滿分為5)。

此外，有關「部落文化」面向的地方意義，本研究亦發現園區管理單位近年來與社區原住民部落成為夥伴關係，合作推動部落在地知識保存、復振與推廣，同時部落許多傳統祭儀也逐漸移至園區舉行。因此，「部落文化」面向的地方意義，不僅是社區居民與公園環境的互動，亦包含有和園區管理單位的互動而逐漸形成與建構。對於許多社區居民而言，這裡已經是在地原住民部落舉辦傳統祭典與學習傳統生態知識的地方。透過社會的互動，群體的意義會進而影響個人的地方意義看法。公園過去雖不是部落舉辦祭典儀式的場所，但透過部落群體共同重新建

構與這塊土地的關係，進而發展出新的地方意義。

Gustafson (2001)提出地方意義形成的架構，包含自我、他人與環境三者間的交互關係；其他學者(Eisenhauer et al., 2000; Kyle & Chick, 2007)亦認為地方意義不僅反映出該地方的環境特性，也涵蓋發生在此地的互動經驗與社會關係。在本研究中也發現類似的結果，對在地居民而言，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包含居民對公園遺址環境的認知(考古遺址)與居民和遺址公園互動經驗的詮釋(促進健康、深刻回憶與部落文化)，透過人與地方及人與人間的互動會創造新的經驗與社會關係，進而也重新建構出新的地方意義。

(二)地方意義在時間軸線的變與不變

Massey (1997)即指出地方不是時間上凍結的靜止事物，而是在不斷地與外界連結互動關係中，建構其獨特性的過程，而這些關係都將與地方所累積的歷史互動，產生出更深的特殊性。在本研究中也發現社區居民對公園地方意義認知在時間軸線上的轉變。過去這裡是許多居民從事農作的賴以維生之地，有許多年長者在此生活的經驗記憶；後來因火車站工程使遺址被揭露，進而有考古發掘與遺址的保存展示，居民也因而開始認知這裡是遺址保存與推廣的地方；在公園成立開放後，現在居民們開始習慣在此運動休閒、紓壓放鬆，同時也在博物館與部落的合作下，成為社區原住民舉辦部落祭典儀式的場所。此外，在時空的變遷與頻繁互動下，以前長輩會說這裡是傳說中的禁忌之地，但對年輕的世代而言，則已轉變為一個有部落文化與故事的地方。

另外，卑南遺址公園對社區居民而言，地方意義除了會隨著時間發展而改變外，本

研究中亦發現這塊土地雖然從農地變公園(環境產生改變)，但對於不同世代的原住民族人及後來遷入的非原住民居民而言，不變的是這裡都是大家「過去童年玩耍的地方」，對年長者而言，這裡有他們童年在農地旁玩耍的記憶，但對年輕世代而言則是在園區大草地玩耍的經驗，充滿著許多人共同深刻的童年回憶。

二、不同背景居民的地方意義及地方依附的差異

地方意義是透過人們與地方的互動經驗所建構，Stedman (2008)的研究發現居民的居住型態(長久或特定季節居住)對鄰近湖泊地方意義的感知會有所差異，只有特定季節才來此居住的居民，比較會視其為休閒與逃離日常生活的自然之地，而長年居住的居民則較常會認為是社區活動的地方。不過在卑南遺址公園鄰近社區居民是以長期居住為主，因此本研究以不同居住時間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居住時間在40年以下的居民在「促進健康」面向的地方意義感知高於居住時間40年以上的居民；20～39年間的居民在「社會連結」面向的地方依附，明顯高於居住時間在40年以上的居民，顯示居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並不會因為居住時間越久而有較高的認同度。探究可能的原因，或許是遺址公園開放至今僅約20年，而部落在公園舉行傳統祭典則是近10年之事，因此，對於居住40年以上的老居民而言，許多人仍存有這裡曾是禁忌之地或他人私有土地的記憶，因此可能影響其對公園的地方意義。但對於居住20～39年的居民而言，他們所認識與接觸的這塊土地，已經慢慢轉型為一個開放空間，是具有考古遺址、部落舉行祭典及居民從事健康休閒的地方，居民有更多機會接觸公園以建立互動經驗。

為進一步瞭解居民與公園的互動在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的差異，本研究針對居民到公園的頻率及是否參與過公園活動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到訪公園頻率越高並不一定會對所有面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有比較高的認同度，但參與過園區活動的經驗則對所有面向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有顯著較高的認同度，這也呼應Russ, Peters, Krasny 與Stedman (2015)所提出地方意義不只是地方經驗的自由創造，透過參與活動過程所產生的互動經驗更扮演重要的角色；換言之，園區管理單位時常辦理相關展覽與推廣活動(包含自辦及和社區部落團體合辦等)，參與過園區活動的居民能深化與地方的互動經驗，進而在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上會有較高的認同度。另外，本研究亦發現社區的原住民在「深刻回憶」、「部落文化」與「考古遺址」這三個面向的地方意義認同度，以及所有面向的地方依附都顯著高於非原住民居民，這樣的結果則連結地方意義的社會建構(包含了個人與群體)概念，公園曾經是社區原住民族人的土地，有部落的傳說、文化與記憶，再加上後來與園區管理單位合作，重新建構公園成為部落祭典場地的意義，也增加了族人到公園參與活動的機會，進而對園區產生情感認同、依賴與社會的連結。

三、地方意義、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意願的關係

地方依附是人與地方之間的連結關係(Williams et al., 1992)，包含了情感、認知與行為等概念。Stedman (2002)指出居民的地方意義認知與其地方依附感有關，這觀點在本研究中得到支持，四個主題面向的地方意義都與地方依附之間達顯著正相關，顯示當在地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地方意義的認同度越高，對公園的地方依附感就越強。本研究進

行迴歸分析後發現，居民對公園具有「深刻回憶、促進健康價值與群體部落文化」這三個地方意義會影響其對公園的地方依附感，其中「深刻回憶」的預測強度最高，這結果也呼應Scannell與Gifford (2017)的研究，能連結或能喚起過去記憶的心理感受是促使居民產生地方依附感的最重要因素。再者，Kyle等(2004)的研究指出地方提供居民從事健康休閒活動，能促進居民對地方的依賴與情感的依附，在本研究中也同樣發現「促進健康」的地方意義能影響居民的地方依附感。

近年來國內外環境心理學與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的相關研究(曹勝雄、孫君儀，2009；Halpenny, 2010; Rioux, 2011; Vaske & Kobrin, 2001)，皆提出地方依附有助於促進民眾負責任的環境行為與正向的環境態度等；而本研究在考古遺址公園的調查結果中，也同樣發現地方依附對於環境行為意願具有較高的正向預測效果。另外，本研究針對不同主題的地方意義與環境行為意願進行迴歸分析後發現，其中「考古遺址」與「深刻回憶」這兩個面向的地方意義對環境行為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這呼應Stedman (2008)及Manzo與Perkins (2006)的論點，即地方意義會引發人們保護地方的動機。另外，本研究中亦發現「深刻回憶」面向的地方意義對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意願兩者都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效果，凸顯了童年玩耍的記憶及和家人(或朋友)在此的生活記憶與共同深刻的經驗，能有效地引發其對地方的依附感與環境行為意願。

另一個值得探究的是「考古遺址」面向的地方意義，該面向與地方依附雖然有顯著的正相關，在迴歸分析中卻對地方依附並無顯著的預測效果，但在對環境行為意願方面，相較於其他主題面向的地方意義卻是最

佳的預測變項，顯示居民對園區在考古遺址與史前文化教育場所的認知，最能影響其環境行為的意願。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地方感包含有地方意義(象徵意義的描述與價值)與地方依附(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兩個面向，國內外在地方感與環境行為或態度的研究大多以自然環境保護區為主，而本研究區域為具歷史遺址與文化特色的場域，研究結果發現居民在卑南遺址公園從事相關活動(童年玩耍、休閒運動與文化祭典等)的經驗，使其對公園具有「深刻回憶、促進健康價值與群體部落文化」的地方意義，這些地方意義會影響其對公園的地方依附感。再者，居民的地方依附感及對公園具有歷史遺址、深刻回憶的地方意義認知則都會影響其環境行為意願。

二、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居民對卑南遺址公園的地方意義認知，如同前人研究包含有對地方特色的認知描述(考古遺址)以及與地方互動經驗的詮釋(促進健康、深刻回憶與部落文化)，也呼應地方意義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特性。此外，本研究亦證實群體的社會文化意義會影響人們的地方依附感；人們對地方歷史遺址的認知如同對自然環境的認知，都會影響其環境行為的意願。不過，本研究僅針對在地居民進行調查，為更深入瞭解地方意義的內涵與特性，建議未來可針對同一地點不同類型的民眾(如遊客、學生、文史團體等不同類型的民眾)進行比較分析，以進一步瞭解地方意義的發展與特性。再者，未來地方感的研

究，亦建議擴及更多不同場域(自然、文化或社區)的調查，以增進對地方感的認識。

(二)對園區管理單位的實務建議

人們過去的生活記憶能促使其對地方產生依附感(Scannell & Gifford, 2017)，本研究發現「深刻回憶」面向的地方意義對地方依附與環境行為意願兩者都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這凸顯出童年玩耍的記憶及和家人(或朋友)的共同深刻經驗，能有效地引發其對地方的依附感與環境行為意願。此外，參與過園區活動的經驗有助於提升參與者的地方意義與地方依附感，建議園區管理單位未來可加強推動社區關係，例如：與鄰近中小學合作規劃相關館校合作課程，增進社區學童到公

園參觀與學習的機會。與社區團體合作規劃暑假體驗營隊、辦理展覽與相關推廣活動；邀請社區長輩到公園與年輕世代分享歷史故事等。鼓勵在地居民不僅只是到公園從事運動休閒等促進健康的活動，亦能透過參與園區所舉辦的相關活動，增進居民與公園的互動及生活記憶，進而能激發其對公園的地方依附感與保護公園的行動力。

誌謝

本研究感謝潘姍姍小姐與李煌亮夫婦在資料收集上的協助，並感謝審查委員的細心指正。

參考文獻

1. 吳忠宏、林麗娟、鄭以芯、楊知衡、洪千雯(2016)。懷舊情感、地方依附與負責任環境行為關係之研究：以鹿港老街遊客為例。《鄉村旅遊研究》，9(2)，1-23。
[Wu, H. C., Lin, L.-C., Cheng, Y.-H., Yang, C.-H., & Hung, C.-W. (2016). The effects of nostalgia and place attachment towar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 case study in Lukang historical site. *Journal of Rural Tourism Research*, 9(2), 1-23.]
2. 李坤修(2015)。臺東縣卑南遺址三和文化內涵初探。收錄於林志興(編著)，《跨越與連結：國定卑南遺址及其周邊自然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頁11-35)。臺東縣：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Lee, K.-S. (2015). Taitung County beinan yizhi sanhe wenhua neihan chutan. In C.-H. Lin (Ed.), *Kuayue yu lianjie: Guoding beinan yizhi ji qi zhoubian ziran yu shehui yantaohui lunwenji* (pp. 11-35). Taitung County,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3. 宋曜廷、潘姍姍(2010)。混合研究在教育研究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4)，97-130。
[Sung, Y.-T., & Pan, P.-Y. (2010). Applic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5(4), 97-130.]
4. 陳俊男(2015)。誰是主人？——從民族誌資料初探卑南遺址之石柱。收錄於林志興(編著)，《跨越與連結：國定卑南遺址及其周邊自然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頁51-71)。臺東縣：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Chen, J.-N. (2015). Shei shi zhuren?—Cong minzuzhi ziliao chutan beinan yizhi zhi shizhu.

- In C.-H. Lin (Ed.), *Kuayue yu lianjie: Guoding beinan yizhi ji qi zhoubian ziran yu shehui yantaohui lunwenji* (pp. 51-71). Taitung County, Taiwan: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5. 曹勝雄、孫君儀(2009)。建構地方依附因果關係模式。《地理學報》，**55**，43-63。
doi:10.6161/jgs.2009.55.03
[Tsaor, S.-H., & Sun, C.-Y. (2009).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55, 43-63. doi:10.6161/jgs.2009.55.03]
 6. 曾永平、陳雅慧、許義忠(2017)。太魯閣國家公園西寶天祥居民之地方意義研究。《國家公園學報》，**27**(2)，63-77。
[Tseng, Y.-P., Chen, F., & Hsu, Y.-C. (2017). Study of place meaning in Xibao and Tianxiang areas in Taroko National Park. *Journal of National Park*, 27(2), 63-77.]
 7. 鄒佩琪、許世璋(2009)。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環境素養評量與環境行動意圖之預測變項探討。《環境教育學刊》，**10**，55-73。
[Tsou, P.-C., & Hsu, S.-J. (2009). An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nd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intention to act environmentally held by visitors at Taroko National Park.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0, 55-73.]
 8. 靳知勤、徐薇棋(2017)。科學類與美術類博物館之在地研究——從國中生之地方依附與忠誠度觀點比較。《科學教育學刊》，**25**(2)，97-118。doi:10.6173/CJSE.2017.2502.01
[Chin, C.-C., & Xu, W.-C. (2017). Place attachment and loyal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chung City—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Natur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5(2), 97-118. doi:10.6173/CJSE.2017.2502.01]
 9. 臺東縣臺東戶政事務所(2018)。本所各鄉鎮市近年各月人口數及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2)：臺東市。查詢日期：2020年11月26日，檢自<http://tth.taitung.gov.tw/ezfiles/0/1000/img/101/tai-107-2.ods>。
[Taitu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Taitung County. (2018). *Bensuo gexiangzhenshi jinnian geyue renkoushu ji yuanzhumin renkoushu tongji biao 2: Taitung county*. Retrieved November 26, 2020, from <http://tth.taitung.gov.tw/ezfiles/0/1000/img/101/tai-107-2.ods>
 10. Brehm, J. M., Eisenhauer, B. W., & Stedman, R. C. (2013). Environmental concern: Examining the role of place meaning and place attachment.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6(5), 522-538. doi:10.1080/08941920.2012.715726
 11. Bugden, D., & Stedman, R. (2019). Place and behavior: The role of accessibil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3, 109-117. doi:10.1016/j.jenvp.2019.04.008
 12. Devine-Wright, P., & Howes, Y. (2010). Disruption to 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A wind energy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3), 271-280. doi:10.1016/j.jenvp.2010.01.008

13. Eisenhauer, B. W., Krannich, R. S., & Blahna, D. J. (2000). Attachments to special places on public lands: An analysis of activities, reason for attachments,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3(5), 421-441. doi:10.1080/089419200403848
14. Gustafson, P. (2001). Meanings of place: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1(1), 5-16. doi:10.1006/jenvp.2000.0185
15. Halpenny, E. A. (2010).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and park visitors: The effect of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4), 409-421. doi:10.1016/j.jenvp.2010.04.006
16. Hanson, W. E., Creswell, J. W., Plano Clark, V. L., Petska, K. S., & Creswell, J. D. (2005).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2(2), 224-235. doi:10.1037/0022-0167.52.2.224
17. Krejcie, R. V., & Morgan, D. W. (1970). Determining sample size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0(3), 607-610. doi:10.1177/001316447003000308
18. Kudryavtsev, A., Stedman, R. C., & Krasny, M. E. (2012). Sense of place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8(2), 229-250. doi:10.1080/13504622.2011.609615
19. Kyle, G. T., & Chick, G. (200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ense of place. *Leisure Sciences*, 29(3), 209-225. doi:10.1080/01490400701257922
20. Kyle, G. T., Graefe, A., & Manning, R. (2005).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7(2), 153-177. doi:10.1177/0013916504269654
21. Kyle, G. T., Mowen, A. J., & Tarrant, M. (2004). Linking place preferences with place mean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motiv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4(4), 439-454. doi:10.1016/j.jenvp.2004.11.001
22. Manzo, L. C. (2005). For better or worse: Explo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lace mean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1), 67-86. doi:10.1016/j.jenvp.2005.01.002
23. Manzo, L. C., & Perkins, D. D. (2006). Finding common ground: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attachment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lanning.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4), 335-350. doi:10.1177/0885412205286160
24. Massey, D. (1997).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T. Barnes & D. Gregory (Eds.),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inquiry* (pp. 315-323). London, UK: Arnold.
25. Raymond, C. M., Brown, G., & Weber, D. (2010).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nec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4), 422-434. doi:10.1016/j.jenvp.2010.08.002
26.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UK: Pion.
27. Rioux, L. (2011). Promot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Collection of used batteries by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7(3), 353-373. doi:10.1080/13504622.2010.543949

28. Russ, A., Peters, S. J., Krasny, M. E., & Stedman, R. C. (2015).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lace meaning in New York City.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46(2), 73-93. doi:10.1080/00958964.2014.999743
29. 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0).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1), 1-10. doi:10.1016/j.jenvp.2009.09.006
30. 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7). The experience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1, 256-269. doi:10.1016/j.jenvp.2017.04.001
31. Spartz, J. T., & Shaw, B. R. (2011). Place meanings surrounding and urban natural area: A qualitative inqui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4), 344-352. doi:10.1016/j.jenvp.2011.04.002
32. Stedman, R. C. (2002). Toward a social psychology of place: Predicting behavior from place-based cognitions, attitude, and 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4(5), 561-581. doi:10.1177/0013916502034005001
33. Stedman, R. C. (2008). What do we “mean” by place meanings? Implications of place meanings for manag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L. E. Kruger, T. E. Hall, & M. C. Stiefel (Eds.), *Understanding concepts of place in recreation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p. 61-81). Portland, O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doi:10.2737/PNW-GTR-744
34. Trentelman, C. K. (2009). Place attachment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A primer grounded in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a community sociologist.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2(3), 191-210. doi:10.1080/08941920802191712
35. Tuan, Y.-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6. Tuan, 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7. Vaske, J. J., & Kobrin, K. C. (2001).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2(4), 16-21. doi:10.1080/00958960109598658
38.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Roggenbuck, J. W., & Watson, A. E. (1992).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14(1), 29-46. doi:10.1080/01490409209513155
39. William, D. R., & Vaske, J. J.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Forest Science*, 49(6), 830-840. doi:10.1093/forest-science/49.6.830
40. Wynveen, C. J., Kyle, G. T., & Sutton, S. G. (2012). Natural area visitors' place meaning and place attachment ascribed to a marine sett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4), 287-296. doi:10.1016/j.jenvp.2012.05.001

Sense of Place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 A Study Among Residents Near Peinan Site Park

Chia-Ching Lin and Shih-Jang Hsu^{*}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Most existing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sense of plac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r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ere conducted at natural reserve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conducted at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refore, the target population for this study was chosen to be the residents living near archaeological Peinan Site Park, which is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termine (1) the residents' place meaning to Peinan Site Park, (2) the difference of place meaning and place attachment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3)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ce meaning,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 This research used mixed methods design combining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is study, place meaning was first constructed by resident interviews. Then, 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variables. This study used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and received 325 vali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from collected data produced four themes: health promotion, impressive memory, tribal culture,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Participants who had previously joined the activities held by Peinan Site Park had significantly stronger place meaning and place attachment than participants who had not previously joined the activities. Health promotion, impressive memory, and tribal culture in place meaning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lace attachment. Archaeological site and impressive memory in place meaning and place attachment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 Finally,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Place Attachment, Place Mean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ih-Jang Hsu, sjhsu@mail.ndhu.edu.tw